

乞丐的爱心

◆(新区)王文思

汶川地震的消息传来,作为志愿者的我,被慈善总会安排接受社会募捐。

捐款的人很多,象征温暖和希望的大红捐款箱前,很快围满了献爱心的人们,一个乞丐端着红色的塑料大碗怯弱地立在一边,格外引人注目。我看到乞丐的碗里放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零钞和硬币。

乞丐把碗伸到我的面前,小心翼翼地望着我说:“零钱能捐吗?”

“能啊,不论钱多少,关键是一颗心!”我象征性地敷衍着他。

乞丐望了我一眼,端起碗离开了。

好奇心驱使我的目光追逐着乞丐的身影,只见他走到一个公用的水龙头前,冲洗过手上的污垢后,从破衣兜里拿出一个手绢来。乞丐把碗里的硬币全部倒在手绢上反复擦拭,随后把干干净净的硬币和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币全部投进募捐箱。

现场一下子安静下来,我看到十几名志愿者同时伸出双手,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爱悄悄进行

黄国庆

母亲老得牙齿掉光了,儿子开着车送母亲到一个牙医诊所镶牙。看得出来儿子是个大款,一下车就对着手机说个不停。母亲问医生镶牙要花多少钱,医生告诉她,镶牙价格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并向她推荐了最好的烤瓷牙。可母亲却要了最便宜的一种。医生说这种牙易损坏,建议母亲镶好一点的,并边说边看着儿子,示意儿子劝劝母亲。儿子却站在一旁,任由母亲和医生讨价还价,继续打他的电话。

最后,母亲依然是要镶最便宜的那种牙。和医生谈好价钱以后,母亲似乎很满意,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拿出钱交了押金,医生让她两周后来镶牙。很快,母子俩就离开诊所。等他们一出门,诊所里的人都议论起了这对母子,纷纷感叹世风日下,孝子难觅。

正义论着,诊所的门被推开了,那个儿子走了进来,他来到医生跟前说:“医生,麻烦你给我妈妈镶那种最好的烤瓷牙,费用我来出,不过请你别告诉她,她是一个十分节俭的人,要是让她知道了,肯定不会镶牙的。”说着,儿子把镶牙的钱补齐了。

原来,爱需要悄悄地进行!

静静的淇河

印象中的淇河是静静的,静静地站在城市的那头,静静地把岁月带走,静静地看人世变幻,世事无常。

秋季到来了,没有任何征兆。它也会什么痕迹也不留下,走掉的,我知道。

去淇河的路上,一抬头看见路边一棵树上的几朵花,很是诧异。这条路我走了许多遍,从来没有发现有这样一棵树。于是我停下来,仔细看,原来小时候家里有这么一棵树,不过要高大很多,爷爷总把秋千绑在上面。我原来不知道它的名字,后来在网上看到,是木槿。李商隐在诗歌《槿花》中说它“可怜荣落在朝昏”。木槿花朝开暮落,是真的,早上起来,

开得鲜艳光彩,晚上就缩成一团了。人道“花堪折时只需折,莫待花落空折枝。”是这样的,否则第二天就枯萎了,挂在枝头,大煞风景。

秋天的阳光洒在淇河上,微风吹过,水面上泛起的涟漪如同点点金光。

想起小时候每次关街门时,总有一种关上一座城堡大门的感觉。想起我和哥哥蹲在门边的槐树下挖蚯蚓,甚至想起大门正对面的屏风中不知道谁用蜡笔写的笨拙的字:“张爱琴是个大坏蛋。”想起爷爷扫院子,想起树上吊着的虫子,想起学骑自行车时,爸爸在后面故意摇自行车吓我。

想着想着就不想往前走

了,特想找个地方坐下来,旁边有一个人正在栽花。我坐在河边垂柳下,与静静的淇河相对无语。

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周围的一切都离我渐渐远了。我就站在自己家院子里,抓住春蹦儿把它放到玻璃瓶中。还在地上的小洞里灌满水,等蝉的幼虫傻乎乎地爬上来,然后把它放到瓶子里,第二天它便把壳蜕掉了,翅膀还是湿乎乎的,放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就飞走了。

静静的是淇河,静静的是旁边的那棵柳树,夕阳下,我被那棵树感动了,坐在那里,连周围的风都是静静的,下午六点了,温度还是很高。我看着那棵

◆(新区)张丽

树,想起来小时候村子里的树,被大风刮倒了,树上鸟窝里的鸟蛋碎了,一片狼藉。想起那时候我总是很害怕下雨,天是墨黑的,屋子是漏的,雨滴滴答答响亮地落在屋子里的容器里,我总是以为这就是世界末日,心里很伤感,有一种心被挖空的疼,但是又不能讲给人听,自己躺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发现世界还是原来的样子,才安心了。

春天走远了,夏天也已经过去,日子如同流水,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唯有静静的淇河,不动声色地流过多少青春,多少岁月,却依旧是波澜不惊,气定神闲。

人却,猛回首已是百年身。

妈妈的歌谣

◆(鹤山区)张璐

“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教给我一首歌……”

最喜欢郑钧唱这首歌时那种自在、慵懒而又充满怀念的味道,每次听到,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的母亲。

母亲生我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记事起,母亲便是一张清瘦的脸,一头灰白发,几件旧式灰色掩襟衣裳。

母亲心灵手巧,善事能干,在村里是有名的。母亲的女红无人能比,侄子脚上的虎头鞋总是女人们比照的样板,衣裤上的针脚也总是比别家孩子的规整;母亲虽是妯娌四个中最小的,但却是我们整个家族中执事的女人,红事白事,母亲料理得不会出现任何差错;地里的活计更不用说,风里去雨里回的,母亲永远是一副精神抖擞的模样……但我这时候最为想念的,却是母亲闲下时教我的那些土土的民谣,以及那些鬼灵精怪的故事。

“小瓷碗,里外花,成年不去姥姥家。姥姥见了还喜欢,矜子见了瞅两眼。矜子矜子你别瞅,做完花鞋儿俺就走。一走到庙后头,庙后头有条大黄狗,不咬屁股光咬手。咬了手,还好点儿,咬了屁股不能走。”这是我记得最为完整的一首民谣。也许是受了这最初的韵律启发,很小时候我就会自己编句子骂哥哥。四哥名字里有个“冬”字,惹了我,我就骂“冬大毛,屎尿条”,六哥名字里有个“秋”字,我就骂“秋疙瘩,老母鸡,不下蛋,摔死你。”

“小大姐儿,长得娇,找了个女婿二寸高。他到井里去打水,遇到只青蛙跳三跳……”这是一个小曲儿,有故事情节,是母亲唱的小曲儿中我最喜欢的一个。那时候村里没有电,晚上,母亲就在煤油灯下,一边纺线,一边唱曲儿。可惜那时候我太小,又不在意,现在只能记得这几句了。

母亲说民谣有板有眼,唱曲子有滋有味,讲故事有声有色,大人孩子都爱听。每到晚上,满胡同的人都会端着碗聚到我家门口。那时候,母亲像个说书人,我家门口,则是场子。其中有一个姐妹俩智斗老狐精的故事。姐妹俩的名字很有意思,一个叫门搭拉儿,一个叫门鼻儿。许是名字好记的缘故,这个故事我记得很清楚,并且已经给自己的女儿讲过几遍了,女儿也很喜欢听,还总是饶有兴致地,笑着重复“门搭拉儿、门鼻儿”。

“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教给我一首歌……每当我唱起它,心中充满欢乐……”母亲的歌谣许多我已忘却,但永远不能忘却的是母亲的慈爱。



■淇水诗情

看场(外一篇)

◆(新区)王俊智

分责任田的来年春上,工农渠引过来的淇河水,流到了北岭南岗。那年的麦子丰收了,原来亩产一二百斤,现在一下三四百斤,家家喜气洋洋。五月打麦场上,家家高兴得满嘴嚷嚷:麦堆虽然小点,可比队里分的口粮,要好到天上。晚上,家家户户看场,席子铺在麦堆旁,心里喜悦又怕别人偷粮,大伙儿仰脸躺在场上,数着天上的星星,一喷喷到天亮。玉爷笑得合不拢嘴,扣扣鞋中土,拍拍打打再穿上,一会起来场上溜两圈儿,一会回来再躺场地上,口里反反复复对俺讲:要是在队里,能打这么多粮食?想都不敢想!

票证

栓柱很眼气他哥老三,城里户口本粮本票证样样齐全,三哥在城里吃公家饭,凭证买煤买油买盐买面,还凭证买酒买肉买鸡蛋。栓柱想给爹娘改善生活,给他哥打个电话,三哥不是送来票证,要不就亲自买好东西送到家里边。栓柱也很眼气老师,老师也有这个特权,我们和栓柱一样,那几张票证,老是眼气得我们发憷。农村也兴票证,像那粮票布票就是证见,只是没城里人多,没城里人齐全,每当遇事还是很作难。尤其到了过年,想割豆腐到处找票卖羞脸。俺队是半蔬菜队,每到过年,上边照顾发点票证,大伙激动好半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社会上物质丰富了,票证这种特殊产物,才退出流通领域,成了收藏家青睐的古玩。

两条平行线

轻轻地一点击那个陌生的名字,她就成为了他的网上好友。轻轻地一按接听键,他就听到了那并不熟悉的女声,电话中的一来二往,使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段网友的故事。我们姑且就把这两个准备见面的网友称为男女平行线吧。

有人说,在网上,用假名说真话,在生活中用真名说假话,但这个坦率的男平行线在第一次谈话中就毫不避讳地报上了自己的大名及单位,无奈,女平行线也只好巾帼不让须眉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两条平行线开始了用真名真姓说真话的交流。

又过了一段时间,男女平行线决定见一面,在哪见呢?经过细密的商量,地点定在了新华书店读者俱乐部。可这时的女平行线却狡猾地想,“怎样才能让我先看见他而又不被他看见呢?”经过一番勘察,女平行线没

这样讲的故事

驴子拉磨的故事我小时候就听说过,今年年底,在新公司的联欢会上,我又听到了不同的人讲的这段耳熟能详的故事。

一人讲道:有一老汉让驴子拉磨,驴子不走,老汉说,我养你吃养你喝,用你时你却偷懒,要你何用。老汉气急:不听话,杀之。遂将驴子扒皮剥骨,还用驴皮

有去读者俱乐部,而是来到了旁边的图书卖场。没想到的是,男平行线和她想到了一起。

手中的书十分好看,可女平行线还是心不在焉,不时透过茶杯底厚的镜片向外望,借来的眼镜度数太高,一直让她有踩在棉花上的感觉,晕晕乎乎的。看到已经进去了几个人,她放下手中的书,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了俱乐部。悄悄打量了一番,发现这里一共有四位男士,排除两位未成年公民,只剩下两位可疑对象,一个身着灰衬衣,白裤子,一双质地很好的皮鞋,另一位则上穿破旧中山装,下穿盖不住脚面,过去被称之为“烧鸡腿”的瘦西裤,脚上是一双解放鞋。由于穿着太怪了,竟让人看不出年龄。女平行线暗暗希望干净利落的那位是男平行线。她又向四周看了一圈,场内包括她在内共有三位女性,在两条

平行线约定的地方坐着一个时髦女郎,虽已是初秋气温微凉时节,可这位还穿着露背装,那圆润的肩头引得两位男性的目光频频向她瞟去。“他一定把那个女人当成我了”女平行线不无嫉妒地想着。

突然,女平行线发现,那位看不出年龄的人把手悄悄的伸进了兜里,摸了半天,他从兜里掏出了一款最新流行的诺基亚带摄像头的手机。女平行线立刻断定,这个人就是男平行线,他要打电话来证实谁是女平行线了。说时迟,那时快,女平行线摘下眼镜,拎起裙子冲出门外,因为她的装束太搞笑了,白色圆领汗衫,洗不出颜色的大花裙,整个一傻大姐,再加上那茶杯底眼镜,可怎么见人哟!

惊慌失措的女平行线跑进了先前看好的女厕所,正当她手忙脚乱地换衣服时,短信响了“我在隔壁,一会儿换好衣服,一起走好吗?”

熬成了阿胶。又一人讲道:有一老汉,赶一头驴子拉磨,驴子怎么也不前行,还吃磨上的粮食,老汉无论怎么打骂,驴子总是习性不改。后来老汉干脆把驴子的眼睛蒙上,驴子乖乖地围着石磨转了起来。老汉说,这就是驴脾气,你叫他知道的越多,他越不听话。……

还有一人讲道:一老汉让

◆(新区)宋照霞

平行线约定的地方坐着一个时髦女郎,虽已是初秋气温微凉时节,可这位还穿着露背装,那圆润的肩头引得两位男性的目光频频向她瞟去。“他一定把那个女人当成我了”女平行线不无嫉妒地想着。

突然,女平行线发现,那位看不出年龄的人把手悄悄的伸进了兜里,摸了半天,他从兜里掏出了一款最新流行的诺基亚带摄像头的手机。女平行线立刻断定,这个人就是男平行线,他要打电话来证实谁是女平行线了。说时迟,那时快,女平行线摘下眼镜,拎起裙子冲出门外,因为她的装束太搞笑了,白色圆领汗衫,洗不出颜色的大花裙,整个一傻大姐,再加上那茶杯底眼镜,可怎么见人哟!

惊慌失措的女平行线跑进了先前看好的女厕所,正当她手忙脚乱地换衣服时,短信响了“我在隔壁,一会儿换好衣服,一起走好吗?”

◆(新区)明洪慧

驴子拉磨,驴子非常听话,一刻不停地围着石磨转呀转呀。由于驴子老迈,体力不支,很长时间才把粮食磨完。老汉望着气喘吁吁的驴子说,驴子老矣,养亦无用,纯粹浪费粮食,不如杀之。于是把驴子送到屠宰场宰之。

后来我知道了,这三个人分别是公司的老板、中层和普通员工。